

傷寒證治準繩自序

夫有生必有死萬物之常也然死不死於老而死於病者萬物皆然而人爲甚故聖人憫之而醫藥興醫藥興而天下之人又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藥矣智者憤其然因曰病而不藥得中醫豈不信哉或曰此但爲傷寒言之也雖然微獨傷寒特傷寒爲甚爾蓋醫莫不宗本黃岐今其書具在然有論而無方方法之備自張仲景始仲景雖獨以傷寒著然二千年以來其間以醫名世爲後學所師承者未有不從仲景之書悟入而能徑窺黃岐之壺奧者也故黃岐猶義文也仲景其孔子乎易水

師弟則濂洛諸賢金華師弟則關閩諸大儒也擬人者
不倫於此矣王好古曰傷寒之法可以治雜病雜病法
不可以治傷寒豈誠然哉傷寒法出於仲景故可以治
雜病而爲雜病法者多未嘗夢見仲景者也故不可以
治傷寒也然則傷寒論可弗讀乎而世之醫有終身目
不識者獨執陶氏六書以爲枕中鴻寶爾夷考陶氏之
書不過剽南陽唾餘尚未望見易水門牆而輒詆傷寒
論爲非全書聾聵來學蓋仲景之罪人也而世方宗之
天枉可勝道哉余少而讀仲景書今老矣尚未窺其堂
室平生手一編丹鉛殆徧紙敗墨渝海虞嚴道徹見而

愛之欲壽諸梓而余不之許非靳之蓋慎之也丁酉戊戌間因嘉善高生請始輯雜病準繩而不及傷寒非後之蓋難之也今歲秋同年姜仲文知余所輯雜病外尚有傷寒婦嬰瘍科爲準繩者四遣使來就鈔而不知余奪於幽憂冗病未屬草也因感之而先成傷寒書八帙始於八月朔而告完於重九或曰以數十萬言成於四旬不太草草乎曰余之醞釀于丹府而漁獵于書林蓋三十餘年矣不可謂草草也傷寒一病爾而數十萬言不太繁乎曰吾猶病其略也何也是書之設爲因證檢書而求治法者設也故分證而不詳則慮其誤也詳則

多互見而複出而又安得不繁後之註仲景書續仲景
法者或見其大全或窺其一斑皆可以爲後學指南具
擇而載之而又安得不繁且夫人讀一書解一語苟迷
其理有礙於胸中以問知者則唯恐其不吾告與告之
不詳余固驚下然學醫之資差不在人後以余所白首
不能究者與天下後世共究之將讀之恐其易盡而顧
患繁乎哉丹陽賀知忍中祕心乎濟物而勇於爲義願
爲余流通書未成已鳩工庀具矣余之遄成以此因叙
于篇首時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重九日念西居士
王肯堂字泰甫書

傷寒證治準繩凡例

一纂傷寒書者衆矣知尊仲景書而遺後賢續法者好古之過也類證諸書是也惟俗眼之便而雅俗雜陳淄澠莫辨使世不知孰爲仲景者俗工之謬也瑣言蘊要諸書是也惟婁氏綱目列六經正病於前而次合病併病汗吐下後諸壞病于後又次之以四時感冒氣而變者與婦嬰終焉而每條之中備列仲景法然後以後賢續法附之既該括百家又不相淆雜義例之善無出其右此書篇目大抵因之

一王叔和編次張仲景傷寒論立三陽三陰篇其立三

陽篇之例凡仲景曰太陽病者入太陽篇曰陽明病者入陽明篇曰少陽病者入少陽篇其立三陰篇亦依三陽之例各如太陰少陰厥陰之名入其篇也其或仲景不稱三陽三陰之名但曰傷寒某病用某方主之而難分其篇者則病屬陽證發熱結胸痞氣畜血衄血之類皆混入太陽篇病屬陰證厥逆下利嘔吐之類皆混入厥陰篇也惟燥屎及屎鞭不大便大便難等證雖不稱名獨入陽明篇者由此證類屬陽明胃實非太陽厥陰可入故獨入陽明也所以然者由太陽為三陽之首凡陽明少陽之病皆自太陽傳

來故諸陽證不稱名者皆入其篇厥陰爲三陰之尾
凡太陰少陰之病皆至厥陰傳極故諸陰證不稱名
者皆入其篇後人不悟是理遂皆謂太陽篇諸證不
稱名者亦屬太陽而亂太陽病之真厥陰篇諸證不
稱名者亦屬厥陰而亂厥陰病之真爲大失仲景之
法也今於各證分經處尚多仍叔和之舊學者當以
意神而明之

一仲景立法凡曰太陽病者皆謂脈浮頭項強痛惡寒
也凡曰陽明病者皆謂胃家實也凡曰少陽病者皆
謂口苦咽乾目眩也凡曰太陰病者皆謂腹滿時痛

吐利也凡曰少陰病者皆謂脉微細但欲寐也凡曰厥陰病者皆謂氣上撞心痛吐衄也候如少陰病不一一逐條曰脉微細但欲寐而總用少陰病三字括之者省文也故各條或曰少陰病反發熱脉沉用麻黃附子細辛湯者謂脉沉細但欲寐而又反發熱者用其方也或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煩不卧用黃連阿膠湯者謂得脉微細但欲寐二三日後變心煩不卧者用其方也後人不悟是理遂皆不察少陰病三字所括脉微細但欲寐之證但見發熱脉沉便用麻黃附子細辛湯見心煩不卧便用黃連阿膠

湯尤爲大失仲景之法也

一解釋仲景書者惟成無已最爲詳明雖隨文順釋自相矛盾者時或有之亦白璧微瑕固無損於連城也後此趙嗣真張蕪善之流皆有發明並可爲成氏忠臣張公耳孫故多采掇使學者一覽洞然而一得之愚亦時附焉其文義淺近不必訓釋者則一切省之內一字趙者嗣真也張者蕪善也黃者仲理也活者朱肱活人書也龐者安時也許者叔微學士也本者許之本事方也韓者祗和也孫者兆也潔者潔古張元素也雲者潔古之子雲岐子也垣者李東垣而丹

者朱丹溪也海者王海藏也王者履也羅者天益也
戴者元禮也婁者全善也吳者綬也陶者華也其不
系姓字者自篇首辨證數語之外皆仲景論文也

一仲景諸方動以觔計而又有稱升合枚者古今度量
衡輕重長短不同難以遵用局方綱目又一切裁損
每服五錢則失之太小陶氏吳氏書盡變古方以便
時用則其失更遠矣今書方藥分兩一切仍仲景之
舊增損出入又當視病情時令神而明之一切古方
皆當如是施用不獨仲景書也知此則又何以輕變
古法為哉陳無擇以錢譜推測度量衡法頗協時宜

今引其說于此用古方者宜詳攷焉 凡度者分寸
尺丈引本以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
尺爲丈十丈爲引觀今之尺數等不同如周尺長八
寸京尺長一尺六寸淮尺長一尺二寸樂尺長一尺
二寸五分並以小尺爲率小尺旣自三微起却自可
準唐武德年鑄開元錢徑八分當十二錢半得一尺
排錢比之十一箇已及一尺又不知唐用何尺顧漢
唐龠量並用尺寸分布尺寸如是不齊將何憑據博
古君子必有說矣 凡量者龠合升斗斛本以黃鍾
龠容十二銖合龠爲合重二十四銖今以錢準則六

銖錢四箇比開元錢三箇重升斗斛皆壘而成數漢
唐同用至趙宋紹興升容千二百銖則古文六銖錢
二百箇開元錢二百二十箇以紹興一升得漢五升
其餘私用不足計也 凡衡者銖兩斤鈞石亦以黃
鍾龠所容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
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每兩則古文六銖錢
四箇開元錢三箇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爲兩
今之三兩得漢唐十兩明矣千金本草皆以古三兩
爲今一兩以古三升爲今一升諸藥類例尤爲難辨
且如半夏一升準五兩不知用何升何兩此修合制

度之要務不可不知漢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孝文五年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其文曰半兩雜以鉛鐵錫非殽雜偽巧則不得羸而奸或盜磨錢質取鎔有司言錢輕重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有質令不得磨取鎔則知漢以二半兩錢爲兩重十銖明矣漢唐例以二十四銖爲一兩抑未知修史人改作唐例亦不可知觀錢譜漢無六銖錢至唐方有今以五銖錢十六箇正得開元錢十箇重又以六銖錢十二箇正得開元錢九箇重則知開元錢每箇以重八銖唐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

案積十錢爲兩似難考據明食貨者必有說焉 按
藥書漢方湯液太齊三十餘兩小齊十有餘兩用水
六升或七升多煎取二升三升並分三服若以古龠
量水七升煎今之三十兩未淹得過况散末藥只服
方寸刀圭匕圓子如梧桐子大極至三十粒湯液豈
得如此懸絕又如風引湯一劑計五十五兩每兩只
用三指撮水三升煮三沸去滓溫服一升觀其煮製
每只三指撮末應料齊如此之多此又可疑也今以
臆說漢方當用半兩錢二枚爲一兩且以朮附湯方
較若用漢兩計一百八十銖得開元錢二十二箇半

重若分三服已是今之七錢半重一服若以唐方準
計三百三十六銖得開元錢四十二箇重每服計今
之十四錢重太略可知若以開元錢準得一百單五
箇重分三服每服計三十五錢重此猶是小齊況有
大齊名件兩數之多者未易槩舉留心此道幸少詳
焉 吳綬曰凡方稱銖者二十四銖爲兩一兩分爲
四分六銖爲一分計二錢五分也稱字者一錢有四
字一字計二分五釐也世有古今時有冬春地有南
北藥有良獷人有強弱不可執一旦如大陷胸湯用
大黃六兩今用六錢足矣若人壯病大者宜之人弱

傷寒集註卷之四
病小者又當減半或只用三四之一可也芒硝一升
今用二三錢足矣甘遂二兩只可用一分或半分而
已若無活法通變而膠柱鼓瑟未有不至于殺人者
慎之慎之

一內經云風雨寒暑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至于丹溪
又云傷寒屬內傷者十居八九當以補元氣為主由
是言之後人治傷寒者既皆識仲景之法不盡又不
知其病本於內傷虛勞而思補養但用汗下致死者
其殺人何異刀劍興言至此切骨痛心今雖以後賢
補養之法附載于篇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尤望臨

病之工重人命而懼陰譴熟玩此書無疑于心而後
下手用藥卽不能然寧過於謹護元氣無孟浪汗下
凡而後庶幾乎少失也內傷外感其大關鍵也人迎脉
一屠鵬四時治要云凡欲知陰別陽須當觀脉論形視
喘息聽音聲而治病所苦按尺寸觀權衡而知病所
近生然後知其虛實得其本末更精加審察徐徐取之
乃如仲景活人書下證俱備當行大承氣必先以小承
氣試之合用大柴胡必先以小柴胡試之及陰證曉
然合用四逆湯必先以理中湯真武湯之屬試之此
皆大賢得重敵之要學者其可不審乎按湯劑丸散